

## 黄陂的秋叶

□黄小林

宁都县黄陂镇王布村,有一片黄花梨种植园。每年立冬前后,黄花梨树叶像是染了色,铺了一地,如北校园满地的银杏,煞是好看!

有一年,黄陂的好友送了我几箱黄花梨,他一边麻利地将梨塞进车子后备箱,一边说:“山里货,别嫌弃啊,还好吃。”忘不了他灿烂的微笑,更忘不了那一车弥漫的梨香。

黄陂人的乡音浓浓的,如同化不开的咖啡。今年初春,我随清华大学一位古语言学教授,深入黄陂、东韶、洛口等乡镇,才发现乡音蕴含了很多古音。我问教授:“黄花梨应该是来自中原的品种,怎么就到了赣南地区?”教授告诉我:“这是品种的迁移,但根没有变,如同这古音的发声一样。”如此多汁的黄花梨,应该是汲取了赣南的天地精华,才如此迎合着我们挑剔的味蕾。

在宁都,黄花梨又称八月梨。记得小时候,暑假后半段那十来天,我和村里的小伙伴都会在村口的两棵黄花梨树下逗留,用晒衣服的竹竿,去敲打那高高在上的梨子。有时候,落下的梨刚好砸在头上,一种如被绣球抛中般的幸福感,绝对不亚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时的激动。可惜的是,村口的土壤很是贫瘠,那两棵树的梨酸、涩,远不如黄陂的梨好吃。

翻阅近代史,黄陂会议、山堂会议在军事上熠熠生辉,著名的黄陂大捷与东韶大捷不仅重创敌军,更让一代伟人挥毫写下光辉诗篇,至今仍被后人传颂。

每每想到这,我就会再次走进那片金黄的黄花梨园。只有在这里,才能真切感受到生命在枯荣之间的流转。

我在黄陂圩镇入口,看到一块金黄的巨石上写着“宁都是个好地方”。原来,1972年12月12日,邓小平回到宁都视察,在黄陂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变化,回忆往昔,感慨万千,离别之际这样深情地说。

新时代的黄陂人,把黄陂建设成了一个“好地方”。当地党委、政府以农为本,整合田地,开荒复垦,引进大户,采取大托管模式,田不抛荒,粮食满了谷仓。又以村社合作、村企合作方式,运营农产品的产销服务,带动就业,增加特色产品附加值。在商超,在宾馆,在电商间,黄花梨、粉皮、咸鱼、竹荪、菇等黄陂土特产,成为客户下单的新宠儿。在“梨之源”黄花梨专业合作社的带领下,1000亩种植基地实现了规模化、品牌化发展,为果农开辟了增收新路径。此外,梅江灌区工程、高标准农田建设、连陂等村以工代赈项目,以及米粉加工厂、仓储物流园、金坑振兴车间、大桥坝光伏发电等一批民生项目相继落地,为当地发展注入新动能,让这个“好地方”越来越好。

关于秋冬季节,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旅行,应该就是在宁都北部重镇——黄陂。鳞次栉比的新民房,畅通南北的“四好农村路”,还有一江两岸新景观、全民健身中心、黄陂大道、雪墙印象、新农贸市场、新卫生院、新乡镇工业小区等,构成一幅多彩美丽的风景画。那些饱含红色文化、绿色生态与古韵遗风的村庄、遗址和新兴业态,如同发展浪潮中的神来之笔,为这个“好地方”描绘出最绚丽的色彩。

关于秋冬季节,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旅行,应该就是在宁都北部重镇——黄陂。鳞次栉比的新民房,畅通南北的“四好农村路”,还有一江两岸新景观、全民健身中心、黄陂大道、雪墙印象、新农贸市场、新卫生院、新乡镇工业小区等,构成一幅多彩美丽的风景画。那些饱含红色文化、绿色生态与古韵遗风的村庄、遗址和新兴业态,如同发展浪潮中的神来之笔,为这个“好地方”描绘出最绚丽的色彩。

关于秋冬季节,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旅行,应该就是在宁都北部重镇——黄陂。鳞次栉比的新民房,畅通南北的“四好农村路”,还有一江两岸新景观、全民健身中心、黄陂大道、雪墙印象、新农贸市场、新卫生院、新乡镇工业小区等,构成一幅多彩美丽的风景画。那些饱含红色文化、绿色生态与古韵遗风的村庄、遗址和新兴业态,如同发展浪潮中的神来之笔,为这个“好地方”描绘出最绚丽的色彩。

## 十个燕子窝

□朱建华



时值立秋,赣县区五云镇南田村的夜饭庄,稻浪正翻过最后一道山梁。

“立秋了,你们又要走了哟。”八十二岁的曾宪财吧嗒着烟杆,望着房厅里忙进忙出的燕子,眼里有太多不舍。一旁的老伴林才秀,低头捡拾着晒了好几天的红辣椒干,准备过几天拿到圩镇上去卖。老两口有两个女儿,虽都嫁在村庄附近,偶尔也会回来看看,但更多的时候是两位老人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。

从春燕归来,到秋燕南飞,老两口与燕子相伴的时光总有数月之久。每年开春,老人便翘首盼着燕归,仿佛又多了相依为命的伙伴。

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房厅里,勤快的燕子足足垒了十个窝。这些窝一个个小腰粗,倒扣在天花板与墙

的接驳处,很是精致。燕子筑巢的材料取自田野、河滩的泥土,混合着干草,被它们一口一口地衔回,精心垒筑成窝。这些窝各有千秋:有的借助墙上的灯泡起势,有的依靠老窝再形成新窝,有的索性直接在天花板上起垒。曾宪财怕天花板上的窝会掉下来,赶紧织了一个篾排子托住。这些燕子窝的颜色深浅不一,或许是取材于不同地点的泥土所致,又或许是燕子有意为之。仔细观察,同一个窝都好几几种色调。曾宪财解释道:“这种燕子叫蛇燕,和普通家燕不同,它们的窝更精致复杂。”

在客家传统文化中,燕子来家里筑巢被视为吉祥的征兆。民间还流传着一种说法:燕子会挑选人家,特别青睐干净整洁、勤劳和睦的家庭。曾宪财家确实干净整洁,老两口每天都起得早,老伴林才秀会把屋子里里外外清扫一遍,包括门口那几十米长的入路。曾宪财则到马路对面的菜园侍弄蔬菜。大门一开,燕子们立即忙活起来,在田野间忽高忽低地捕捉飞虫。想来,若是户主好吃懒做,闭门酣睡,这些燕子怕是连虫影都难见了。

曾宪财喜欢家里有燕子,看它们灵巧的身姿、听它们婉转的鸣叫,虽然也有烦心事——燕子频繁拉屎,弄得地面很脏,但他们两口子仍每天耐心地清扫鸟粪。曾宪财和林才秀于

20世纪60年代结婚,没过几年就盖了栋土坯房。“第二年春天,燕子就来了!”回忆往昔,林才秀眼里闪着光。数十年来,夫妻俩相敬如宾,从未红过脸,吵过架,更别提干仗了。

有了燕子窝,生活便有些不同。刚开始时,鸟粪掉进了刷牙的茶缸里,曾宪财便动手在燕窝下搭了一个支架,蒙上一层塑料膜,问题就解决了。如今燕子窝增加到十个,家里热闹非凡,燕子往来穿梭,都数不清有多少对在这里安家了。前段时间,两只雏燕不小心掉将出来,曾宪财找来梯子,颤颤巍巍地把它们放回了窝里。

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,屋檐下的燕子窝也越来越多。南田村历来有种菜的传统,村民早出晚归,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、安安稳稳。前两年,驻村帮扶工作队进村道组织安装了100多盏路灯,天黑时便准时亮起。曾宪财说:“我们都是三四点钟去菜地干活,以前马路上大货车多,过马路总是提心吊胆。现在有了路灯,视线好了,安全多了!”有村民打趣道,曾宪财家的燕子窝,是村庄发展最好的见证。

村子里,大片大片的水稻已泛起金黄色,一串串弯腰的稻穗颗粒饱满,洋溢着丰收的气息。菜地里,韭菜、红薯、板栗等绿意满目,蒜头正在下种。稻田里,燕子在微风中滑翔,很是惬意。

## 登临郁孤台

□徐彦明

阳光轻柔地穿透江面弥漫的水雾,于章江与贡江的交汇处,洒染出一道淡金色的光带,随后与江水一同汇入浩浩荡荡的赣江。我循着赣州城巷陌深处飘来的烟火气息,缓缓踏入宋城墙。脚下的青石板路发出细碎声响,仿若有人在低声吟诵一首古老的词,引领我顺着词中的意境前行,不多时,郁孤台悄然出现在我眼前。

沿着台阶拾级而上,“贺兰山”三字赫然入目。这三个字,不禁令我想起岳飞那首气势磅礴的《满江红》:“驾长车,踏破贺兰山缺”。此外“贺兰山”虽非词中所指,然而宋代的古城墙,却巧妙地将岳飞、辛弃疾两位英雄人物联系起来,他们皆豪气干云,若在时空的星河相遇,定是惺惺相惜。

据传,郁孤台因“隆阜郁然,孤起平地数丈”而得名。它孤峙于赣州城西北的贺兰山顶,三面凌空,赣江如一条碧绿绸带,在脚下蜿蜒伸展,一直绕向遥远天际。

拾级而上,耳畔总有个声音若隐若现地盘旋。直至看见那方石

刻,我才恍然大悟——原来是辛弃疾的词。“郁孤台下清江水,中间多少行人泪”,墨色已被风雨侵蚀得有些黯淡,然而字里行间,苍凉中透着一种豁达之气。淳熙年间,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时登上此台,望着滔滔江水,不禁想起沦陷的中原故土,于是写下这首《菩萨蛮》。遥想那时的清江,承载了多少背井离乡之人的泪水啊!

登上楼台,凭栏远眺,赣州城高楼林立,鳞次栉比。近处,宋代的城墙勾勒出一条温柔的弧线,与江面相连,一同随江水向远方延伸,令人难辨江水与天际。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”,或许当年辛弃疾站在此处,早已洞悉江水终究要奔腾入海,恰似历史必然会滚滚向前。那些郁积在他心头的孤愤,最终化作穿透时空的力量,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,都能在江风之中领悟一份不屈的执着。

台上的风陡然紧了,吹动檐角发出更为急促的声响,宛如跨越时空的感慨。辛弃疾登台时三十余岁,却已从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

如虎”的少年将军,变成壮志难酬的地方官。他在这孤台上向北眺望中原,眼中所见,究竟是战火纷飞中的故园,还是朝堂之上的苟且偷安?当风掠过衣领,我竟产生一种错觉,仿佛千年前的那个夜晚,他也曾伫立在这个位置,任由江风灌满宽大的袍袖,将未说出口的悲愤,悉数融入词中的平仄韵律之中。

因非周末,游人寥寥。卖客家米糕的阿婆见我准备离开,递来一块温热的糕点,说道:“来块米糕吧,当年辛弃疾也喜欢吃这米糕呢。”这一刻,我忽然明白,郁孤台不仅承载着文人的悲叹,更蕴藏着寻常百姓的烟火气息。

下山回望,郁孤台静立不语,像位阅尽沧桑的长者,在流年里守着一方天地。此番初见的惊鸿,原不是为寻某句词、某段往事,只为在江风与史痕交汇之处,邂逅那份藏在孤高之中的炽热——恰如方才所见唐代李渤那副对联:“郁结古今事,孤悬天地心”,又似辛弃疾的词,纵然满纸苍凉,底色里却始终燃烧着一团火焰。



盐水浸衣

邬江作

## 盐道悠长入画来

□曾祥平

几幅水墨画,把中央苏区盐道的峥嵘岁月,定格在人们眼前:定南兴隆村,青翠的竹林中,江广亭巍然矗立,一行人挑着盐担,一步一踏,拾级而上;穿着土布衣衫的挑夫,脚踏木板,手握木锯,正在改装挑盐的木桶;盐卡戒备森严,客家阿娘提着藏有食盐的竹篮,乔装乞丐,拄杖携儿,智闯关卡……

这是赣籍画家、我的老同事邬江兄的作品。那一天,他把画作发到我的微信上,我立刻回复:“有点像连环画。”他秒回:“就是连环画!”他还说:“你的家乡越来越美了。”这几幅连环画,仿佛穿越时空的电影老胶片,唤起了我对家乡盐道的回忆。

1931年,为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,中共地下党组织开辟了一条粤赣食盐运输线,把惠州平海、稔山以及海陆丰汕尾、捷胜、遮浪、甲子、碣石一带的海盐,秘密运至江西瑞金、兴国。食盐运输线途经赣粤毗邻处的两个小山村——龙川细塘的木参村、定南天九的兴隆村,两地群众为运输食盐作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
最早听这个故事,是五六岁的时候。冬天下雪的日子,老屋上厅生起一堆柴火,三五长辈,五六小孩,围坐着烤火。这时候,姨婆(奶奶)开始给她的孙辈们“讲传”。

姨婆说:“你哪细佬哥,唔晓得喽,旧两年,下广东兴宁指盐,好苦哇!”姨婆每次讲故事,先来几句开场白,就像章回小说里的楔子,然后娓娓道来。听着听着,感觉自己也是一名挑夫,跟着姨婆走在那条盐道上:挑两箩煤谷,爬石阶,行一段横排,下到高喝,沿九曲河直上,过天成桥,然后在山脊里摸黑走,到了兴隆,天才蒙蒙亮。“过了兴隆的江广亭,就是广东的地界了。”姨婆说话的语气,缓缓的,淡淡愁绪挂在脸上。

姨婆讲故事,像一本流水账:“到了兴宁,卖了煤谷,换成一担食盐,唔管早夜转定南。指盐的叔伯,半路上人唔见了,多半被捉到血湖塘枪毙了。”姨婆停顿下来,不说话,绷紧着脸,仿佛当年的仇恨还压在心头。雪花飘落天井里,厅堂里的空气似乎凝固,柴火哔哔剥剥地响。

我听得懵懵懂懂,但记住了血湖塘这个充满血腥味的地名。年龄稍长,每次走路下龙川,赴细坳圩,行至血湖塘附近,山野空旷,斑鸠咕咕,那股令人心寒的气氛,总让我想起姨婆讲的故事,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尽管多次路过,我始终不明白血湖塘这地名的由来。看了邬江兄连环画的文字,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,许多被盐警抓捕的运盐群众,在那里惨遭杀害,鲜血染红了山塘水,所以,乡亲们把那里称作“血湖塘”。当年的白色恐怖,罄竹

难书!长辈们说,那时候,乡里计口售盐,每人每天只许买三钱。凡是给苏区挑盐做过事的,一旦被盐警发现,轻则坐牢,重则杀头,房子被烧,亲人也受牵连。

盐道崎岖不平,如蛇行般在崇山峻岭间蜿蜒。千百年来,鹅卵石铺筑的山间小路,见证了赣粤两地络绎不绝的商贸往来。赣南这边的稻谷、烟叶、香菇、木耳,一担担挑往兴宁,在那里中转,又挑往更远的惠州、海陆丰、潮汕揭。而海边的咸鱼、榄角、食盐、洋油、布匹,一担担辗转挑至定南、安远、信丰,销往赣南各地。那一块块青石,光滑、圆润,滴满了无数挑夫的血汗。

忆盐道,最忆江广亭。亭子建在兴隆村的山顶上。徽派建筑,马头墙下,大门南北对开。二十多年前,在汕尾工作的我,每年北归,车到小参、兴隆,便感觉到家了,总会想起亭北那副对联,上联:南北方同胞分什么粤区赣域;下联:东西皆大道看将来车水马龙。是啊,赣粤边际山水相连,言语相通,人缘相亲。两边的乡亲,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在我这边,我的九大舅十大叔在你那边,逢年过节走亲戚,或娶亲嫁女,或赴圩买卖,见了面,“老表”“老华”叫得亲热,那份亲情,像酒酿的陈酿那般浓。江广亭只是地理上的分界点,南来北往的挑夫,在亭里歇脚休憩,施茶的阿婆端上一碗姜茶水,热情地招呼“喝口茶”。凉爽的山风,驱散一身疲惫,那份快活妙不可言。然而,在那烟雨腥风的日子,挑盐的群众哪有心情享受这份快活,因为前面不远处就是盐卡,等待他们的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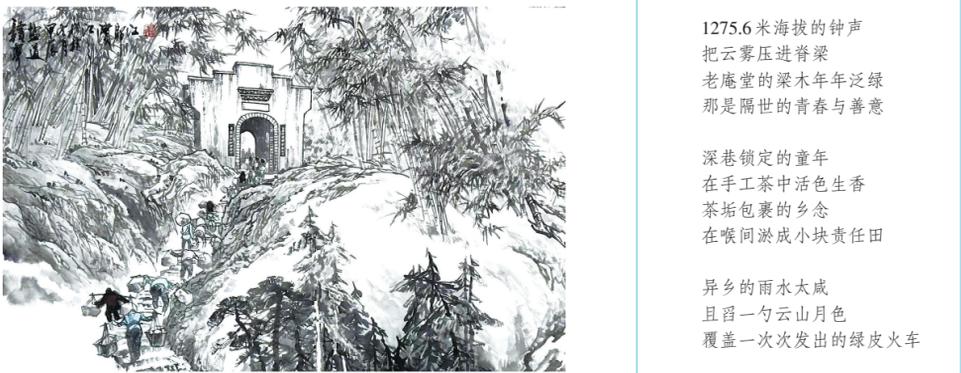
如今,江广亭和兴隆那段盐道修葺一新,成了红色教育基地。前些日子,我回乡探亲,特地去了一趟兴隆,重走苏区盐道。兴隆村车来车往,游人如织,把青翠寂寥的山林搅得热闹喧嚣。“中央苏区盐道”六个红色大字,镌刻在花岗岩石块上,高低排列,格外醒目。

公路边,盐道入口处,一株徽派式农家乐,挤满了游客。两位姑娘站在灶旁做水烫皮,忙得不亦乐乎。蒸汽氤氲,阵阵清香弥漫开来,沁人心脾。游客们依次排队,等候着。微信扫码付钱,他们一边谈笑,一边蘸酱料,大口大口地吃着。

我问一位姑娘:“生意好唔好?”姑娘笑着说:“外面来的人多,还好!”

旁边一位卖香菇的老阿婆搭话说:“现今日子过好,路也好行了,你哪在外面,多归来看看。”

望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流,我又想起江广亭北那副对联,这车水马龙的景象,不正是先辈们当年所愿吗?!



赣粤盐道

邬江作

## 诗二首

□张筱强

## 漓江乘竹筏

好为阳朔客,携侣泛撑筏。  
日落燃山色,江流到海涯。  
清风吹两颊,玉盏啜三花。  
倚坐看余照,双鸥舞白沙。

## 李下忆母

细柳新蒲春又来,故园玉树此时开。  
飞花烂漫千枝雪,结子酸甘双手栽。  
箩斗沉沉犹唤卖,青衫暖暖自缝裁。  
慈颜不待恩难报,梦逐流光重念孩。

## 饮山月(外一首)

□曹文军

松风解带,月光在茶室  
晾晒灵岩寺的晨钟暮鼓  
太极图缩成逗号  
“吾心光明”的箴言  
在两秀峰结出灯花

茶叶编织的经幡  
与公孙树确认过眼神  
小妹十指翻飞,从清明到谷雨  
掀起的和风与波浪  
抵达游子的夜梦  
此刻,香樟下摊晾的茶青  
是三叠瀑的修辞

山泉煮茶,豆香盈腔  
如前世的恋人  
叶脉正驮着梅关  
已翻越月光的分水岭

出租屋里听山歌  
故乡从茶汤里析出晶莹  
双峰如丫鬟,簪住  
晃荡的人世

## 乡念

曹家国的夯土墙  
收纳了五百年的烟火  
老庵堂的梁木年年泛绿  
那是隔世的青春与善意

深港锁定的童年  
在手工茶中活色生香  
茶垢包裹的乡念  
在喉间淤成小块责任田

异乡的雨水太咸  
且舀一勺云山月色  
覆盖一次次发出的绿皮火车